

十三經注疏

二十四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因

蕩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乃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同疏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也

政及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

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

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曼皆云刺幽王六

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

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

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無綱

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

傷傷其盡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其命多辟 疾人矣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

多邪辟不由舊章 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 天生丞民

其公匪謀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蕩蕩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

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息幾反注同道 疏 蕩蕩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音導本亦作導 疏 蕩蕩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

度之事重賦斂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非上帝

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

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化之命以教導之非

欲使之誠信乎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

無復誠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於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故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傳答嗟至政事。正義曰：嗟是歎辭故言。嗟所以類之非訓為嗟也。疆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結好勝解克定本倍依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耻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仗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獲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其誇不片言者民勞之詩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沈酒俾書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訪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答嗟設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紂紂者以小大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無是其義為一故箋并言之。汝曹任用是惡人使之與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傳天君治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與是力責

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虐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治為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文王曰咨咨咨相與而力為之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女殷問而秉義類疆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

內 對遂也。箋云義之言直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疆禦眾惡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

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茲究者而王信之。侯作侯祝

使用事於內。○對寇盜攘竊為茲究者而王信之。侯作侯祝

靡由靡克 臣乖爭而相疑且祝求其凶咎無極已。○

作側慮反在同本。疏 文王至靡克。○毛以為文王曰咨咨

或作詛祝周救反。疏 文王至靡克。○毛以為文王曰咨咨

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疆禦眾對為惡之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茲究者而王信之。侯作侯祝

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今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悔之甚。鄭唯流言對為異言此疆禦眾對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毀賢者若

皆以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别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詔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板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詁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皆商明知出亦不斥故變言詁耳其實稱帝亦斥王山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碎若釋詁文。○蕩蕩蕩至之其。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取事無事廣平是蕩蕩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為說也。○箋疾病至舊章。○正義曰此申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欲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論者高齡之名謂重其利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不依周公所制曲禮先王所行舊法也。○傳謀誠。○正義曰釋詁文。○箋丞衆至惡俗。○正義曰丞衆無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

命教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弊無終異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正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無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羣不為盡然之辭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文王曰洪範曰

汝殷商曾且是彊御曾且是格克曾且是在位曾且是在

服。答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格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

惡故上陳文王。○答陸殷紂以切制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

造呼。朝同。天降滔德女興是力。天君滔慢也。箋

之化。文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滔德刀反。漫也。

慢。文王至是力。○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

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在

用賢。昔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稱挾好勝之人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此文。式用釋言文。眾對為惡者。對謂彼安矣。非一人故言眾也。此。用。衆。對。之。人。不。但。浪。矣。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對。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冠。盜。攘。竊。為。竊。功。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內。矣。但。執。事。者。書。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云。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云。失。曰。攘。盜。竊。則。名。故。箋。以。盜。竊。配。之。傳。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即。古。訓。字。訓。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祝。故。言。作。祝。也。在。極。究。第。皆。釋。言。文。箋。侯。維。至。極。已。正義曰。釋。詁。云。維。侯。也。故。侯。得。為。維。上。言。用。惡。人。在。官。此。言。詛。祝。明。是。王。與。羣。臣。爭。相。疑。而。祝。詛。也。靡。庸。靡。究。言。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為。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要。之。祝。無。用。牲。之。文。蓋。已。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佻。然。

于中國敘怨以為德

包佻猶彭亨也。箋云包佻然目於人謂之有德而在用之。包佻交反。交。不。明。爾。德。時。無。咎。且。無。

反休。休。交。反。有。許。庚。反。遲。勅。領。反。不。明。爾。德。時。無。咎。且。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爾。德。不。明。以。無。陪。無。鄉。

無陪。陪。也。無鄉。鄉。士。也。疏。文。王。至。無。鄉。正義曰。言。文。王。陪。本。又。作。培。蒲。回。反。疏。曰。咨。咨。汝。殷。商。汝。既。官。不。信。人。

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敘。聚。此。志。意。不。逞。好。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

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

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包。佻。至。用。之。正。義。曰。包。佻。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

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章。言。傍。無。賢。人。故。知。敘。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群。不。逞。聚。

至。卿。左。傳。文。是。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也。昭。一。年。左。傳。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

也。昭。一。年。左。傳。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案。案。案。亦。貳。王。治。事。當。

也。昭。一。年。左。傳。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案。案。案。亦。貳。王。治。事。當。

從卿士之烈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

從式 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酒於顯反。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韓詩：酒。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書 是作夜。使書為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過沈酒，相効用。晝日作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愆。起連反。號戶刀反。注同。呼火胡反。又火故反。注同。崔本作講。或一本作或號。或呼甲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疏。文王至作夜。○正同。耽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為干偽反。疏。義曰：上言在匪其

人此言其共從行非度。又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罔為

耽荒如是。天不洎爾，然則酒者顏色。酒

耳。此乃過誤之事，不自從而法行之。汝沈面如是。既已愆過

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及其醉也，用是斗號

用是。誰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此所以大壞。○箋：天不至

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

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酒為同色也。酒者人

之所為，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

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如蟴如沸如羹。蜩蟴也。羹云：飲酒號呼之聲。如

之方熟。○蜩音條，蟴音唐。沸方味反。蟴市延反。字林云：蟴，蝓

之方熟。○蜩音條，蟴音唐。沸方味反。蟴市延反。字林云：蟴，蝓

俗呼為胡蟴。江南謂之蟴，或各之。蟴，蟴郭云。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 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其紉之時，君

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其尚欲從

附近之，近又知字注同。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其尚欲從

也不醉而怒曰：憂。鬼方遠方也。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雖有

時設反說。文云：疏。文王至鬼方。○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

習也。好報反。疏。文王至鬼方。○毛以爲文王曰咨咨嗟

如若之鳴言其譁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

言其嗚言其譁譁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

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

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

之惡及四遠，王初巽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効

之惡及四遠，王初巽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効

之此異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陸卿言其惡
化之廣也○鄭唯小大逆彼謂君臣失道近於夜亡時人化
之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出皆不知其惡也○傳
蟬蟬蟬○正義曰釋蟲云蟬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同三輔以西為蟬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云蟬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蟬也青徐人謂之蟬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至方熟○正義曰又承號呼之下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之吉如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欲熟以羹湯非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蛻
香香無節耳○傳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
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
○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鬼方紂之
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紂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
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
人勸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吹曲
○傳異怒至遠方○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異氣以流河曲
則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
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
飛毛令九六 寺九十八之一

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愬也言疲憊而
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
愬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
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

之所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
尹伊陟臣扈之屬雖
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
無也朝

延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 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
曰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

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至戒亡者非為上帝生之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
先王舊故之法所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
若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

受用之由此彼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向不以紂為
成自改悔乎○箋苦成至案用○正義曰以殷不用舊章即
以殷臣言之故云苦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
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誦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武丁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過云伊尹名
擊湯以為河漢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
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尹臣
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自之○箋朝
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據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
刑則見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
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枯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顛沛沛拔也揭見根貌箋云揭蹶貌發

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枯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誅
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竭反撥蒲末反沛蒲北反
可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未反見賢遍反課揭根露躬臨金不

遠在夏后之出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

者何以不用為戒疏文王至之出○正義曰文王曰咨咨
○夏戶雅反注同嗟汝殷商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

云樹木將欲傾仆傾接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
折傷之害而根本先斷絕但根不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
喻王位將欲傾覆受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
有死亡之害而王身先誅滅王身既滅羣臣亦隨之而滅
汝若不信則毀之所鑿鑿者非遠耳止道在往而夏后之出
言桀為成湯所誅約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沒何以君臣同惡
不用與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約為鑒改悔德教故也○傳
顛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倒頭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
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後
謂樹枝也揭者顯倒之意故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
樹將倒拔而見其根但末絕耳○箋揭蹶至皆死○正義
曰傳言見根不能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蹶謂倒也樹倒
故根見焉傳同廢者廢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
倒故云蹶貌但倒不全地蹶猶未只其枝葉未有折傷本實
先絕枝葉乃為根相隨俱以喻紂末滅之亂官職雖俱存紂
誅則為之皆死也紂人亦言者據此言文亦如此注云以古
賢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言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也備武公刺厲王亦以自發言也

自警者如彼泉流無倫胥以二

○抑於力反抑疏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九章章十
密也警居頌反疏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備武公所
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王之
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亦而而效箋指而言之○箋自
警至以二○正義曰言無如泉水猶率俱二則是則已亦恐亡
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備武公年九十有五矣
猶茲傲於國曰自抑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
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
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備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
武公年蓋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其伯
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出武公時蓋諸侯之
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徵於物不應作詩刺王
必是後出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
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
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出追
刺欲何為哉詩者人之諫歌情之發實見善欲論其功觀惡
思言其失故之可以測諫諫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非
見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維刺
大西六小一七卷一寺九十八之一

前出之惡真為未然之鑒不必聖君見在始得出諫其人已
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篇鄭意流漏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
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
為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群臣為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
非為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
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
無出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
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備武公刺王室亦以自
戒行年九十一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抑抑威儀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抑抑密也隅廉也

則知國無道則愚等云人審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
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
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伴愚不為容貌如不
肖然○詩本又作哲亦作慙慙列反智也下同則知音哲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職主戾罪

也箋云庶人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疏抑抑全斯戾○
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疏正義曰此時厲

王弼謗賢者伴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為德之
庶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庶隅也若外無
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
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伴為
愚人也若眾庶凡人之為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
人之為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
濫刑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伴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
抑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偶
者角也庶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庶惟集註定本庶下皆無
偶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之定分
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
審式子之行為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
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
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絲曰其繩則直是內
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庶是外有庶隅
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
者可以外占而知內○傳職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主戾罪○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箋云競疆也人君為政無疆於得賢人得賢

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

所以倡道○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下教道同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訂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

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

施之○訂况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漠音莫為于偽反

篇末今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疏無競至

為王同毛以為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伴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

言人君為國無疆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

所以得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

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

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

疆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

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

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鄭唯以猶為圖為其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

得賢則疆而云無競故知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

也釋詁云桔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疆○正義曰釋

言文○傳訂大至辰時○正義曰訂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

惟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築猶圖畫
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
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乃民觀治象挾日而敘之
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
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身再
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
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乃
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未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
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
告相合故以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下邦國都鄙是也
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其在於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謂今
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
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若服及下覆謂覆用其
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女雖湛樂從弗念厥詔罔敷求
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

先王克共明刑

繼共執刑法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
人將故女所為無庸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初責
之也。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者志反故戶教反索所
反白疏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屬王不能用賢之故而
尊尚其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
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故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
不敷於今時何故弗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
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報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
用之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與猶至之甚。
正義曰典謂本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云傾敗其
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

流無淪胥以二

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為政
如星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
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息率引為
西音與之以二成羣臣不中行若將并謀之。論音倫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

如星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
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息率引為

典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洒灑章表也箋云章文
章法度也屬王之時不

夙

夙音倫

而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洒色解反。脩爾車馬。注同。又所寄反。歸素報反。廷音庭。麗色蠻反。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別。別治也。蠻方

蠻蠻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邊他歷反。沈上益反。復扶又反。將子。疏。肆皇至蠻方。毛以爲上言。匠反。帥所類反。本或作率。王之耽。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爲。而下此災異。王將白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盡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率。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掃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彼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勳。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象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其餘同。傳淪率。正義曰。釋言。文。○箋。釋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今也。胥皆也。皆釋言。文。○天。道。遠。父道。亦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下。災。異。也。天。之。爲。災。所。以。譴。告。王。者。異。其。政。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

災告之。今仍有災異。是大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借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土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洒。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文。至。以。此。○正義曰。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掃。之。人。今。歸。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網。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邊。遠。○正義曰。釋。言。文。○箋。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邊。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邊。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外。爲。夷。狄。而。第。六。者。大。甸。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畿。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事。主。兵。事。掌。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大。將。皆。爲。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

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
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
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之也
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番三服大行人既列其
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蠻以外為九州之
外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質成也不虞箋云
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
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
而至之事○非度待

柔嘉話善言也箋云言謂教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王之缺尚

能反覆之○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疏質爾至可為

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

勃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

詩疏十八之二

三

富刑

急常預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
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
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王為主主有損缺猶
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
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傳質成至非度○
正義曰釋話文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
成箋以為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
之事也○箋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話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肯趨公
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卿與公邑亦可以兼
六遂與采地也所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民萬
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矣即
是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
常寇盜君子安不安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正義
曰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
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
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
話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
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反
將來過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

者以言失為重故特殷勤之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莫無捫持也箋云由於逝往也

是今人無持我占者而自德志也教令一往行於下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誦用也箋云

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

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本傳讎此音則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箋云繩繩成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疏無易至不承。毛以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

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

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

特須慎之必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用善惡

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吞之言王有善德人必

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

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

行之若王之子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

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勤王慎慎

教令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繩字為

異餘同。傳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察其舌是手

持之也。箋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於前注皆釋詁文

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我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

阜陶曰朕言惠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統平六國制天

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輯和也箋云柔安也遐也今

詩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遐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胎本又作脇香及反又孟劫反沈又於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謂之屋

漏謂見也箋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

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

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

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二相息

亮反注同媿俱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丘反翻古

且反與烏報反西南隅謂之奧饌止春反扉扶亦反隱也沈

云許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凡非反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矧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

矧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

思。正義曰上勤王惠於朋友此言王朋友不思我今視汝

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費有笑以

和安爾王之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臣諫王者是英正道不

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諫彼於王又清慢

於事其助祭於彼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媿於屋

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

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

之者請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

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未可得既倦之思言若

能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向得祭

未疑去即厭之也。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為

文故爾友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齊有諺笑曰柔之貌

也孟子曰曾省有諺笑病于夏畦趙岐云省有諫諍也諺笑強

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其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

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傳西北

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窺見釋詁文。云相助至之

未。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誤訓為慮是而助也又云顯

光也是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

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

之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王官幕人職掌惟

布惺布注云幕以布惺布以惺布為之繼記云諸侯行而死

通緇布裳惟素錦以為惺而行也先言惟幕而後言惺則惺

在惟幕之內帷幙是大帳則慳為小帳也陋隱釋言文禮之
有惟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慳則室內
亦有之屋陋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
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
時於屋陋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設饌食而
此隅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謾之後云佐食
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
戶降注云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謾而改饌
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
云在室不媿屋陋者此羣臣雖惰非祭初即倦當有事屋陋
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其不媿非謂助祭之
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
陋云當室之白曰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場
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
厭尸既謾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殤唯有
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唯有陽厭案特牲士禮有陰厭
陽厭又此詩不媿于屋陋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
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末不徹饌於西北
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為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
義曰釋詁文○箋矧况至倦乎○正義曰矧况釋言文射厭

庶筮

詩疏卷之一

林宣校

十五

朱鑑

釋詁文凡言况者皆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謾謂神實
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
尸去神未必去屋陋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
未來尚不敢慢况今祭末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
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故來至去止辟爾為德俾臧俾
並言之不然經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辟
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
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
者少矣其不為人所法○請本亦作僭投我以桃報之
子念反注及下我諧同鮮息淺反少也

以李 箋云此言善報則善來人無行而不 彼童童而角

實虹小子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云童

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 疏 辟爾至小子○

子○虹戶工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 毛以為王當法

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
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
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
擲我以挑者我必報之以李善性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
善道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
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舐觸人以喻王后木實無德而為
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為不善
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餘同○傳女為至
潛差○正義曰傳解群爾為德所以能俾歲俾嘉之意由君
為善則民善之群爾為德是汝為善也俾歲俾嘉是則民善
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
至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
依用焉其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潛
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潛差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
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
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止○箋此言至其報○正
義曰以經之文是為善來則善性而箋反之者遂便而言耳
○傳童羊至虹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
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府符校

詩疏卷之

林直校

十六

朱監

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
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
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
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舐觸則於物有所
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註
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
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為小子之意在喪之稱小子
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亦非既老則厲王非復在
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我雖小
子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被緝

也温温寬柔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
寬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
為德也○荏而甚反染而漸反荏染柔意緝亡巾反其維
共音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下同烈音刃本亦作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民各有心

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底
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

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話戶快反說。疏。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在染然。

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幹我乃緝被之。以絲則有弦而。

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温温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

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

不同。有可教。以否。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

不信。而行而行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

可教也。傳緝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緝。綸也。綸。則繩。

之別名。言緝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緝。波不訓。

緝為被。釋訓云。温温柔也。故為寬柔。箋。柔忍至為德。正。

義曰。以在染。猶温温柔木。猶恭人。則言緝之絲。與維德之基。

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餘言緝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

者。資於本性。故云。內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

有其性。乃可以為德。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

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傷士不知善否。我。

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擗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於乎。上音烏。下音。

亦。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臧。借曰。未知亦。

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擗。尺。世。反。拽也。擗音。西。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

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

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

成。反。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成。反。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

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
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
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憂夢然我之心之憂悶慘慘然想其自恣不用忠臣

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
後皆疏傳夢夢至不樂也
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

同疏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
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惛也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惛然則慘慘

者憂惛惛之貌故為憂不樂也
箋孔甚甚至忠臣正義
曰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昭也故為明言見天明察者以具

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
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
而不入故知訴其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
自恣不用忠臣

覆用為虐
藐藐然不入也箋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
王聽取之藐藐然忽路不用我所言為政今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
諄諄又作純之純反又之
閏反說文埋蒼並云告曉之熟藐美角反爾雅云悶也聆音

零疏傳藐藐然不入
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
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借曰未知亦聿既老

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借曰未知亦聿既老
老也

報疏傳老也正義曰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老是老為老
也疏箋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翼王更有長生

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
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

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

我謀庶無大悔
也庶幸悔恨也
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
箋云天以王為憂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
兵寇將以滅之曰喪上音越下息浪反韓詩作聿

取譬言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箋云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天之德
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

盡而大困急也他得反遹于歸
疏於乎至大棘正義

反邪似嗟反行下孟反匱求位乃
疏曰自上以來諫王之
痛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然之於乎可敦德者小子無知之

我王告汝以父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

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
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
寔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善
不為深遠而難知明淺近耳王之為政當如昊天有常而邪僻其
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
德貪暴統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歸
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
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冠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幸。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二

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疏**

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箋芮伯至良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

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上故知是

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叙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

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

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

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

劉瘼此下民 與也苑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燥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需其葉苑然茂盛謂

疇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燥與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群

臣恣放損王之德。苑音鬱注同又於阮反句如字又音荀將力活反注同瘼音莫陰於鳩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

柴同音剝下同燥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秘本亦作茫同被皮寄反

殄心憂倉兄填兮 倉喪也兄滋也填父也箋云殄絕也殄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父長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昊天

○倉初亮反注同兄音况注同本亦作况填音塵倬彼至我矜

大而不可矜哀下民怨愬之言○倬陟角反疏○毛以為苑然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捋而來之其枝之葉

劉然爆燥而稀疏不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若有群臣放恣損王

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

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父長兮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喻

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喻

是天之王者汝君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為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為異餘同。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燥也。舍人曰毗劉爆燥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爆燥。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陰疎爆燥也。劉者樂之。希疎爆燥之意。故云爆燥而稀也。瘼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苑彼將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燥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燥謂苦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來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群臣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賁至墳。又正義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沉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父之塵。則塵為父義。古者塵墳字同。故墳得為父。箋珍絕至父長。正義曰珍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滋益父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是喪亡之道。盜益父長也。傳昊天斥王者。正義曰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箋亦善也。詩既入之一

以倬為明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四牡騤天故易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四牡騤

騤。騤。騤。有。翻。亂。生。不。夷。靡。靡。國。不。泯。騤。騤。不。息。也。鳥。隼。曰。翻。龜

蛇曰。旒。細。細。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箋云。軍。旅。之。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騤。求。龜。反。適。音。與。旒。音。兆。偏。音。希。本。亦。作。翻。泯。面。忍。反。又。各。賓。反。徐。又。音。民。隼。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

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猶。不。齊。彼。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害。所。及。廣。黎。力。矣。反。盡。才。乃。反。本。亦。作。燼。同。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頻。行。此。禍。害。比。比。然。比。毗。志。反。又。如。字。下。同。廣。雅。云。頻。四。牡。至。斯。頻。毛。以。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

頻。比。也。頻。可。憂。之。事。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旗。旒。之。旂。有。細。細。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威。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災。以。為。餘

滅燼耳言其時民瘼死多於生以此故歎而傷之於手有足
可哀言其國家行此因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
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彼兵寇者又以頻為比言
國家行此禍害此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除同。傳驟驟至
泯滅。正義曰驟驟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
曰旗龜蛇曰旒春官司常文謂是旌旗行而舒張之貌故重
言驟驟也旌旗止則納之收中言其行而舒張是在路不
以旌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礼云在醜夷不爭夷是齊等之
言故為平也。傳詰云泯滅盡也俱訓盡盡泯得為滅。箋
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旌旒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具
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之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徧
殘諸國諸侯疆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
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傳驟齊
○正義曰黎黎也黎黎民皆然是齊一之義。箋黎不齊至及
廣。止義曰箋以黎為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
寇加者耳黎是焦燭既然之餘以兵窮災害民之餘故云
齊皆如此言其害之所及者廣也。傳步行頻急。正義曰
步者人舉足故為行也事有頻頻而為者皆急速故為急也
○箋頻猶至比比然。正義曰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

比上言喪亡之道滋益久長此斯頻副成上文故為行此禍
害比比然。傳疑定。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靖之義故為
定也。國步滅資其大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疑定也箋云幾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
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
行當何之往也。○幾音滅疑魚。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涉反復扶又反下不復音慎同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不疆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曰相
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下同。疏
病。正義曰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於此疑故。○憂心惓惓
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憂心惓惓

念我士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

定處
宇居渾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勞苦自傷
之言。○懇於巾反熒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憚都但

多我覯瘠孔棘我圍
同卒尊怒反。○覯瘠瘠也。○棘我圍。圍垂也箋云瘠

反本亦作嘗。○同卒尊怒反。○多我覯瘠孔棘我圍。圍垂也箋云瘠

多矣我之遇困病其急矣我之禦寇之

事○瘡武中反一音昏注同圍魚呂反

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設

然顧念我之鄉上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

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憂

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

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

甚也○鄭唯圍為禦寇為其餘同○傳字居憚厚○正義曰

屋宇所以居人故字為居憚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重厚

也其氏曰詩云俾爾重厚是憚音同也○箋此士至之言○

正義曰既見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

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士之不安其意以為詩人廣念天下傳

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拒

邊垂也孫炎曰圍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

也○箋瘡病至之事○正義曰瘡字從病而以昏為聲是昏

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

垂於文不足故為禦寇之事○為謀為必亂況斯削○感慎也箋云女

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

言其所任非賢○感音被削相略反

生爾憂恤諄爾

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

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

反語魚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

禍難○難乃且反下患難同

疏為謀至及溺○正義曰

用賢言觀汝王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

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

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

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

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與誰能刺危

亂之因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

汝若謂我此言員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

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忘慎○正義

釋詁又○箋及為至非賢○正義曰以承上軍旅之事故

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兵事也厲王謀剛失○師出多

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源也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傳

懼所全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此詩云禮之

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
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
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肅以為如今之政
其何能善溫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
以此又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為假設拒已之
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為君臣俱陷於
禍如彼颯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

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及也今王

之為政見之使人嗾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
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
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
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颯音素僂音愛莽
字又作迸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併同逮音代一音大
計反好呼報反注但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
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玉申毛謂收
穡也鄭云各穡也尋鄭家嗇一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莽
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嗾烏合反令力呈反食
府舒枚

詩疏一八之二

五

魯春

不能治人者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賢但貴吝嗇之人

疏

如彼至維好○毛以為王不任賢政教暴虐

者而巳○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
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嗾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
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由此王不任賢故又陳而戒之民有
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
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
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
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
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釋任之乎○鄭維下
四句為異王既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
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王見
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為寶使此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維
以為好以此故使政亂而民憂○傳嗾嗾至天祿○正義曰
嗾嗾釋言文孫炎曰心嗾也郭璞曰嗾嗾短氣也莽使釋詁
文夏官司勲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
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
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
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

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
美事故勤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
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箋肅進至害財○正義曰肅進
逮及皆釋詁文喟者風喟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
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
能用善故知莽云不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以仕進者得
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
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莽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
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
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
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於聚
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
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
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臣臣
之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為已作
力於民為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
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出其賦斂養食賢
月舒夜

詩疏一八之二

六

施永長

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
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
則持公作威徵責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
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
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
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統若載
師倉人之類非舟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
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已○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
王之貢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
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
傳意

當然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
箋云滅盡也蟲食苗根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
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
謂蝨孽為害五穀盡病○蝨莫侯反說文作蝨痒音羊孽魚
列反說文作蝨云衣服詞誦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
怪謂

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箋云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
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至

此災。○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悅反穹起

弓反朝直遙反下皆同與音餘下所行者惡與同

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

災以滅盡我所恃立以為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

害之事降此蟲賊殘食苗稼之蟲食民所飲種之稼穡莫不

盡被病害是滅我立王也既天災如此以致兵亂可哀痛哉

今中國之人俱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盡皆空虛是深可哀矣

何謂汝之朝廷群臣無有欲衆力一心共諫諍王以念止此

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乎。○箋滅盡至盡病。○正義曰滅盡

釋詁云蟲食根曰蠹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瘁病亦釋詁文

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則知滅

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

蟲災為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揔五穀也。○傳贅屬至蒼

天。○正義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為下國綴旒

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太王

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為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

為贅婿亦此義也穹蒼蒼天釋天六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

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箋恫痛至此災

○正義曰恫痛釋言文以贅是繫屬故民所繫屬唯兵耳故

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

府新刊 詩疏十八之二 七 施水與刊

有依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爭念天所為下此災也衆力

則非一人所能故揔之而云靡有者責其無有發此心者。○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也相質

云惠順宣編猶謀慎戒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

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編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

用之言擇賢之審。○相毛如字鄭息亮反編音遍下

同行下孟反下荼毒之行悖逆之行民之行皆同 **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彼不施

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

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

宣猶。○肺本又 **疏** 此言不能任意維此至德順民之君為

百姓民人之所瞻仰者乃執正其心編謀於衆又稽考誠信

用其賢明之有美質者以為臣維彼不施順道於民之君自

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為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施

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已心謂已所任使之臣皆為善人不

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自以已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

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人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

無可瞻仰也。○鄭唯者誠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傳相質
○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人有美
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曰
惠順官編釋言文慎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
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玉心舉
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
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
能如此也。○箋滅善至宣猶。○正義曰滅善釋詁文此經之
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
自以已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
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已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已賢若皇父
孔聖是也。身實不賢專已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
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入皆爲善人不知
惠君考慎也。肺賜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賜
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
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爲文也。止先宣
猶而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
女民人所瞻此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任上應有
使民得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
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不宣猶故箋隨文所反

而引以譬之故。○詩疏十八之三。○施永興刊

與上文倒也。○瞻彼中林。○牡牡其鹿。○朋友已誥。○不

疋。○月以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牡牡然衆多。○今朝

廷群臣皆相欺。○皆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牡所巾

反聲類云聚貌。○諸子念反。○本亦作借。○相輩一本作相。○配背音

佩卒。○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

章同。○本作罷役。○疏。○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

罷音皮。○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牡牡然衆多

者是其群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輩偶而行。○以喻朝廷

羣臣亦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彼羣臣朋友皆以此

借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
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之世。○其民前無
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傳姓
姓衆多。○正義曰姓即誥字。○誥誥群聚之貌。○故爲衆多也。○
箋諸不至不如。○正義曰。○正義曰。○讒僭是偽。○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
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
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牡牡者。○爲相
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群臣皆相欺背

不相與善是則不能性性故言鹿之不如○傳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為前罪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維此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進退維此

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瞻言百里遠慮也箋

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覆芳服反下及注除覆陰字皆同狂王**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

居况反鄭求方反為于為反**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卑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類得罪罰○別彼列反卑在**疏**維此至畏忌○正義曰此又言王親愚遠聖而賢者反不敢言之維此聖而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

遠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寵用之維彼愚而蔽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過知於分寸之理今王反迷惑以歡喜用之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辯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不肯言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類得罪故不敢言

府舒校 **詩疏** 卷之八之二 **林重校** **九** **王**

之刺王寵愛愚**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

賢者而愛小人○迪徐徒歷反索音色**疏**有至小人○正義曰釋詁文○箋國

謂不肯求訪搜索而不見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也顧念謂初即見顧者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復重而昇進之故亦分為二維顧小人不求進**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溫使然○茶音徒溫舒運反**疏**也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

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毒者螫蟲荼毒皆惡物故此惡行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民欲其亂亡故安然而為此**大風有隧有空**

非民之本性乃由溫恚王者使之然也**大風有隧有空**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

大谷

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大

如字鄭音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

泰隧音遂中垢言闇實也箋云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實受性於天不可變也垢

吉口大風至中垢○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

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行亦自有其本乃

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

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為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

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道用闇實之行

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

傳隧道○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

隧者并埋木刊謂當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西

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

以下文說良人與不順之人性行故知喻賢愚各由其性○

傳中垢言暗實○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

言暗實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

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實則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

府舒校詩疏二八之二林重校

○敗伯邁反注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箋云居

同應應對之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上位而不用善

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

其敗類之驗○悖蒲對反疏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

為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事見彼

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卧如醉居上而為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之行詩人善此事者是以照見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
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惡行則非其等類而以此為敗類驗
者以善人與惡人為類善人欲教人為善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助也故為取驗嗟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七獲者親而切嗟之

也而猶女也我嘗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
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
所得制則將遇同女之間者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也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及見弋獲既注震陰女
謂啓告之以速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陰鄭
音陰覆陰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詩曰反光也與王赫斯

且疏嗟爾至來赫○正義曰上即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
反疏貪人嗟乎朋友謂朝廷臣等我豈不知汝之所行
者為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已如彼雛飛之蟲待其羽

翻之力自恣東西南北有時亦為弋者所獲言貪人待此諒
恣之智自恣侵害良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怨汝見諒之故既以
善言經覆陰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行汝何為友於我來嚇

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等嗟爾至誅女
正義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
朋友者意欲親而切嗟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

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二百六十
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無蟲者也故繼父無所制謂侵害善
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同汝之間暇汝謂知其間隙發揚

其罪告王使誅之也○傳赫炎○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
之遠故轉為赫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噴怒之貌故箋以
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

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阻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
本誤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薄也箋云職主謀信也
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為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

○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克
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民之回適職競用力箋云
競逐也言民之行雖邪者主由為政者遂用彈疏民之至
力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用力○
亡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為凡無中和
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

使之然在上行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
言其盡力為酷唯恐不勝也上以虐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
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
王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人之
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所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
用力唯以強力相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餘
同。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
號多涼德謂號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
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謂民所主為
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職主不
欺遠。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
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直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
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遠者以此故下民皆無
中正學相欺遠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
端。正義曰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
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
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
即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
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民之未戾職盜相
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民之未戾職盜相

府寄校

詩疏卷之二

十二

元元刊

寇

戾定也箋云為政者王作盜賊為寇害
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令力呈反

涼曰不可覆

背善譽

箋云善猶大也我諫上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
可反背我而大詈言距已諫之甚。譽力智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箋云予我也女雖距已言此
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

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距

民之至爾歌。毛以為由上非
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

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為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
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

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為汝雖言曰此
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

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戾定。正義
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戾得為定。毛以職盜為

寇為民所主行則是民
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哉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

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

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半末反行下孟

反銷音翦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

并篇末注同見憂並如字徐憂於救反

○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

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此旱災而益憂

懼側已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

此喜於王者之化復能施行百姓見王所憂矜故仍叔述民

之情作是雲漢之詩以美之也。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為撥

亂張本明宣王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心志遇災

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前有衰亂欲治理

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休云

撥猶治也。其意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

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經旱既太甚是也。測者不

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虞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

此災也。喜於王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

府舒校

化故喜其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是王化行也。王

詩疏十一之二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回轉也。箋云雲漢謂天河也。昭光

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倬陟角反。王

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渴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

末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薦重臻至也。箋云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

飢又音機饑其斲反薦在見反臻側中反重直
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殺我與同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

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
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聽依義吐定反協句吐丁反

為于偽反下偽疏倬彼至我聽。正義曰於時旱災已甚
旱同聆音零。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

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
王乃言曰於乎可嗟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

所罰乃使上天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何
罪故以訴之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求而舉

祭之者言其徧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言其不怙牲物又
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

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其旱災若此也。箋云
漢至候焉。正義曰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為一故云天河也

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
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莫見雨之

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
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

府舒校
詩疏十八之二
十四
葉鳥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
仍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詁文○箋

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
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

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
要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
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年十有二聚萬民

其有一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
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

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
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

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
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

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

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
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

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摠稱以三牲用
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僖二十五年左

傳

傳曰凡天灾有幣無牲而此云廢變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
所王彼因曰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只
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灾異於時魯不罪已
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孔諸
疾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
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灾告社之法不當
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以祈福祥遏止灾沴者則
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
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哩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禁祭星也雩祭水旱
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
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
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天之為假祭群神未必能已
聖王制此礼者何哉將以灾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
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整忠誠之心為
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礼非言祈禱必能止災
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兩不得不祈於神
耳

早既大其蘊隆蟲蟲

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
熟等云隆隆而雷非兩雷也

大四十公八平六 寺來十八之二

十五

雷声尚殷殷然。大音泰徐他佐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
本又作煇紆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蘊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
蠶云熏也鄭又徒冬反韓詩作焯音徒東反殷不殄禋祀
於謹反或如字然一本作兩雷之声當殷殷然

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奠其祭天下祭地
其物

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用神而祭之箋云官宗廟也為早故
繫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
之言臨至也。奠徒薦反瘞於側反埋也

后稷不克上帝

后稷不克上帝

不臨耗斁下土寧予我躬
識也斁也箋云克當作刻刻
不得兩是後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
誠與猶以早耗敗天下為害曾健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
後上帝亦從宮之諫。耗呼報反韓詩

疏 早既至我躬。○
云惡也斁丁故反諫文字林皆作釋

王之離言天雨不降旱勢已大其矣其暑氣蘊蘊然雷聲隆
隆然熱氣熾熾然酷熱如此無復雨意故我勤於請禱不絕
其繁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以次而
祭未嘗絕已其祭之礼則上祭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礼地

其物從此以至於百需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者言當
尊敬之我精誠如此兩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
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則應助我
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王地之國曾使王當我身有
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為異餘同。傳蘊蘊至而熱。正
義曰蘊蘊暑氣附人之氣故云而暑溫字定本作蘊隆隆是
雷聲不絕之狀故云而雷熾熾是熱氣蒸人之貌故云而熱
以蘊隆貌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不同蘊平常之熱而
熾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熾熾薰也郭璞曰旱熱
薰炙人也。箋隆隆至殷殷然。正義曰以雷雨相將熾旱
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雷雨取殷其雷以證之明雷同而事
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以郊為祭天即此上也上
既為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
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王之屬也天言奠其
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
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即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
言此者辭瘞神不宗之意。箋宮宗至徧至。正義曰以言
祭事而云宮故知宮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
云自郊祖宮為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瘞神不宗與
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

正義十一年

○寺充十之二

二六

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即是尊敬之事明
其神羣臣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傳丁當。正義曰釋詁文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
克為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
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
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
。箋克當至之郊。正義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
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削所以記識
故云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斃斃是恐敗之義故為敗也不
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
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注宮此先言后稷後
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為不絕之義也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

下困於飢饉皆心勤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
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饑
病也。推吐雷反注同統本又作於居陵反業如字郭五音
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統按反子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子然遺
失也箋云黎黎也早既不可移去天

立勇反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

下同 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旱饑殺我與先

辨○相毛如字鄭息亮反摧在 宣王言早熟已太甚矣

不可令之移去矣天下困於飢謹心動意懼皆兢兢然而恐

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

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條而不能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

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

盡殺我民也先祖之神見天知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

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之神於河所歸而至乎言民

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相畏責先

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

耳○鄭雅以于摧為差彙告困苦之辭為異餘同○傳推去

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釋訓云兢兢戒

也以恐怖而後戒懼故為戒也業業危釋訓云孑然孤獨之

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

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黎衆至餓病○正義曰黎

府舒校 詩疏十八之二 林重校 十七 余富刊

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

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

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存者

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推至○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

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箋推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

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傳推為唯唯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

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

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為不助我恐懼使天

雨也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

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

于唯共句為文勢然

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沮止也赫

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却止熱

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歟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呂反炎于廉

反本或作悛音同近附近之近訖音秘又必二反本亦作庇

陰於鵠反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

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詠

早既至忍予。正義曰宣王

却之矣故使旱之為勢赫赫然氣盛炎炎然薰執其時之人

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早熱之甚以此之

故令多大眾民之命近將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曾無

肯憐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顧念以復廣訴

明神古者有德之群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

不於我民助憂此早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

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

沮者止壞謀惡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為旱氣釋

訓云炎公薰也郭璞曰早熱薰炙人曰炎炎炎為熱氣也命者

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

漸故為民近死亡大者多眾之辭故箋以為眾民之命。傳

先正至父母。正義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與群公

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凡在民上皆欲為民父母但他人

稱之唯謂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故

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為一

府製 **寺充** 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

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

此唯文武耳。箋百辟至天雨。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

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

類彼以經無群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群公矣此則群

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

與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群

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

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 **早既** 太甚滌滌山川旱

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早既** 太甚滌滌山川旱

無木川無水眩旱神也淡燎之也憚勞重灼也箋云憚首畏

也早既害於山川矣其氣土燥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泥膝

察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滌

歷反鬼浦未反煖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焚

同快云反憚毛丁佐反韓詩云苦也鄭徒旦反熏本又 **羣**

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焦子消反難乃旦反

羣

羣

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我聞者不

忽然而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會將使我心遯遯慙

愧於天下以無德也○遯本亦作遂徒困反

毛以爲宣王言旱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滌然害及於山

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

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焦枯如炎之淡燒如火之焚燎然也

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已

以旱熱之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會不於我有所聞察而

告知其精誠耶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會使我心遯遯慙

媿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慙媿○鄭唯以

憚暑爲畏懼此暑爲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

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爲

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熈字從鬼連旱言

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

上走形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

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

故以快爲燎也定本經中作如快如焚憚勞釋話文毛讀爲

憚丁佐反故爲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爲灼也○箋憚猶

月彗表

詩疏卷之二

十九

余富刊

至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入之所畏故讀爲憚徒且反憚

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

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於前故箋言爲害益

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此言王心

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

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早旣太甚龜勉

畏去胡寧瘠我以旱憊不知其故

箋云瘠病也龜勉急禱請也欲

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

政所失而致此害○龜勉忍反又音面瘠都田反沈又都薦

反韓詩作瘠心容反云重也憊七

感反曾也禱丁老反或都報反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箋云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會不度知

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

也○莫音暮本亦作暮明祀本或作

明神怒協韻乃路反度待洛反下同

病類故爲病也龜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

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知曾不言

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箋我祈至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

以方是也**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疾哉冢宰**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抹師氏也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

散膳左右布而不落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鞠窮也無正眾官之長也夜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鞠居六反夜音救本或作安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沫音未殺馬也說文作餘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縣音玄韻許氣反長丁丈反下之長同勞力

報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

臣困於食人人調給之權救其急**瞻印昊天云如何里**

後日乏無不能豫止。○調音周。○印天曰當如何我之憂何。○印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曰印天曰當如何我之憂何。○印音仰本亦作仰下同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理爾雅作懼並同

王曰瘡禮救也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群

疏早既至何里。○毛以為上言詠不得雨此言殺

病也

府舒校**寺疏十一之二**
三劉景福刊

臣宜且離散無復君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綱

紀羣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閔之窮

困哉汝眾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

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調救其百姓

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調救而止不為者以此

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王見群臣之困如此乃瞻望

而仰視昊天所之云如何使我如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

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眾臣無人且調給

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之無不能豫止而不調給言王竭

其所有欲與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糧也餘同。○傳歲凶

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

司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名

而實同歲也謂此歲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

成熟也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曰於此之特則趣馬

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也發其兵而不用所驅馳

之大道不使人涂治之祭祀之事不懸其樂禮文之官咸徹

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得食

穀水土飲酒之持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

凶年之禮維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

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此禮有其事其餘

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摠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摠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兼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僖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是凶荒之年必須脩城也。馳道不除者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懸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

禮上卷

合寺充十八之二

三十一

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之不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袒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鷄鷄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豕獸是凶有大小所徹不等也。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箋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家君排云視爾友君子是人君謂群臣為友也。君臣之義不可廢而云散無綱紀者由祿餼不足又無賞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釋詁文經言鞠哉庶正是摠言群臣又言疾病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摠之云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故以此言勞倦之以早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後病重言為深閔之辭。傳周故至不能。正義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正義曰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正義曰

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具故轉為凋以上言王之於臣祿
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群臣不宜為群臣救人故易傳以為
王雖不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於食故人亦凋
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臣也。箋里憂。正義
曰釋詁文彼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
作淫音義同

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嘒衆星貌假至也箋
云假升也王仰天見

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
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

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
呼惠反段音格沈云鄭古雅反羸音盈幾居豈反 何求

為我以戾庶正 戾定也箋云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
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

職事。為于 為反注同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箋云曷何也王仰
天曰當何時順我

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 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 瞻印至其寧。毛以為上
閔群臣同恤此又勸以終

之宣王以早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
衆星以天星炳耀未有雨微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

正義十卷

卷之二十八之二

二十二

所同恤者當胎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
以然者多大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

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言能救而全之則功成也又云令
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民困乎乃以安定汝之所

居為此衆官之長以其為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
以自安定王既勸群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

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言求而得雨則心
安也。鄭以為王既調救羣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

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感咸謂群臣
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之時今衆

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辭念
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殺衆民雨將不乂若其得雨即是功

成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衆至假至。正義曰以嘒文連
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

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
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

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假升
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星光

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衆星將
天而行意感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

言無棄爾為成勸之辭故知令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己求雨
所以得為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民命近死
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雨故以此言勸之○箋
使去至職事○正義曰此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
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
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衆官之長優其職事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大十小一三十一 詩卷十九 十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附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

又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

○崧高八章章八句至伯焉

○正義曰崧高詩者周之

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

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

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

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

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建國皆謂天

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

鄭以為建立王國與此異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封立謂之

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錫賚之

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

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群臣賞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

府舒校

也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

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

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是摠言宣王之美其褒賞

申伯乃叙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

十八之三

附

詩疏十八之三 林重校

余富

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

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

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

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

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

守音狩本亦作狩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夏戶雅反下同 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

四方于宣 為周之損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

蕃異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

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且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音

智本或作哲植音貞難乃且反扞戶 義曰此方美申伯

且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義曰此方美申伯

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

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至天之天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

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當掌其

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

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為周之卿士損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

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異四方之憂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傳崧高至大

功○正義曰崧者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

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

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猶也猶切

德也風俗通云嶽猶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

天子巡狩至其下備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

所管教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

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

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

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

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

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王四特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

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

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

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崧高而五也孝經鈞命决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

岳而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

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

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

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岳在兗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

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

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岳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各不

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緣此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

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

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

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

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

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王四特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

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

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

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崧高而五也孝經鈞命决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

岳而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

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

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

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岳在兗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

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

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岳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各不

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緣此

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

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

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

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

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

靈和氣以生申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

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

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王四特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

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

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

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

旨以司與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具山鎮曰其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謂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為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以據已所都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從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相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禮且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崧高為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亦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高為岳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雖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崧南山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

寺九十八之三

三

文

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相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推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各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換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李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漢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崧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崧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章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各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位夷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群官使伯夷曲禮則

伯夷於堯之時也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摠主諸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入百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備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摠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相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辨官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為四岳之意掌四時因主方岳巡守之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降府學校

詩疏卷之三

林重校

四

江盛刊

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太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箋申申伯至言之○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繼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而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為周之楨幹之臣謂為卿士也蕃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意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潘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

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其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

故耳 豐豐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 謝周之南國也箋云豐豐勉也績繼于往于於法式也

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

匪反績祖管反韓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世執其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之往也

宅令往居謝成法變於南邦世世待其政事傳于孫也

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反

伯也以其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

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

定臣不欲離皆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

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往居之處得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

度於南方之邦國世世恒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

府衙校 八詩疏卷之三 林直校 王盛刊

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

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

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云豐豐至云然正義曰豐豐勉

也績繼釋詁文以文勢宜為往邑於謝故上于為往下于為

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為法言申伯以賢入

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

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入為卿

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數不如汝舊居之南方



邑或亦遷進其爵也。○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
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
是功德為事。○箋之。○止義曰之往。釋詁文曰
侯者當即彼其人。白定居處不必正。子為築城邑然後遣
此宣王獨先命召伯。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
以申伯忠臣不飲。法之辭。正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
伯之意。故言定也。亡其意者。以管銖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
得不去。則嚮國之宮。亦定也。必也。召公往營之者。三肅云召公
為司空。主維治。宰。而苗序。三。士不能行。召伯
職然。則營郭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因兵謝人。以作爾庸。庸城也。箋云庸。功
之君。王乃親命之。使遷法度於南。今因是故。王命召伯
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文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
賦稅。○牧手又反。又如字。後故此。王命
傳御遷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
至私人。○毛以為王既命召伯。令定申伯之居。又告申伯以
世其之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南。方之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
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及
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
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其
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
以下云有依其城。故以庸為城。○箋庸。勞至音。庸。○正義曰。
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
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所命之使定
耳。其居。示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親命之。亦謂
言。言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國。屬庸。是
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
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顯也。○
箋治者。至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後。多此從傳。為
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徹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職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
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始知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
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
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開闢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
說云。慢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一用。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

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
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
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及
是。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
申伯之私人。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其
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傳庸城。○正義曰。傳
以下云有依其城。故以庸為城。○箋庸。勞至音。庸。○正義曰。
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
作城而已。故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所命之使定
耳。其居。示是定也。下言寢廟既成。乃為定耳。王親命之。亦謂
言。言申伯以為作國之意。未是命遣之也。下言我國。屬庸。是
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
可以起發其功。故云以起汝之功。勞言尤欲使之顯也。○
箋治者。至賦斂。○正義曰。公劉之箋。以徹為後。多此從傳。為
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徹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職
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
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始知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
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
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開闢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
說云。慢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一用。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

其賦稅然則正其共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
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其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
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傳御治至家臣。正義曰王之
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
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猷私人往云
大夫言私人明不絕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絕
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任其私人言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
任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家宰。正義曰三公有大
傳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公無職故知非也信
三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傳也
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家宰為然故知謂家宰也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做其城寢廟既成做作也

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做本作併又尺叔反**既成貌貌王**

錫申伯四牡躋躋鈞膺濯濯貌貌美貌躋躋壯貌鈞膺樊纓也濯濯光

明也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貌亡角反躋渠略反濯直角反沈士舉反樊歲

正德十二年**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于偽反

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貌貌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躋躋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

也。傳做作。正義曰釋詁文。箋申伯至所處。正義曰亦訓功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做是先營而

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做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廡庫無所不為而獨

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

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傳貌貌至光明。正義曰鈞者馬婁頰之鈞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

是器物以鈞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

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

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圖爾居莫如南土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

乘繩證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
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 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音界

王舅南土是保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近

音疏 王遣至是保。毛以為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

度汝之所居無如對色之最善汝且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

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士於是安居之美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餘

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三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上既

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已厚之意。傳寶瑞。正義曰春官典

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璽也此賜

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箋圭長至而下

正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

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主故以為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

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

傳近已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

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厚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

生宣王。申伯信邁王餞于郟。郟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

之復重於是意辭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云。餞賤淺反沈祖見反一音賤字林子扇反云送去

食也郟亡悲反又亡羹反地名屬扶風。申伯還南謝于今為縣語魚據反重直用反詳音解

誠歸 箋云還南者北沈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

王命召伯徹申 王使召公魯申伯士

以時其棗式遄其行 箋云棗糧式用端也

王使召公魯申伯士

之所至時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疆居良反時如字本又作時直紕反兩通張音張道市專
反委於爲反疏申伯至其行○正義曰申伯初意不欲離
積子賜反疏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
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郟申伯乃旋反而而此行此南方謝國
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未者申伯未
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田上界所至之疆境又以
請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任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
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
俗本時作時者誤也○傳郟地名○正義曰於漢屬右扶風
在鎬京之西也○箋邁行全郟云○正義曰邁行釋言文此
言信行則性前心未欲行於時乃信故解其意言王告語復
重於是意解而信行也上歷言以作爾庸我爾居住近王
舅是復重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解其得
踐郟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
踐之於郟也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以有
先祖之靈故時省之言省者王自須省視非爲申伯故往江
漢言于周受命是爲召公故往是以經云于周與此異也○
箋還南至于謝○正義曰以言還者廻反之辭故云北就王
命於岐周而還反也孟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

十三下九册四

詩卷十八之三

九

九

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踐還歸於謝
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
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箋
糧至之行○正義曰糗糧式用釋言文邁速釋言文治申伯
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
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
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之絕也令廬市有
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
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序也宿可
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
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
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
後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七疆非是
速申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
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故於是了命之既命正定其疆界因
令具糧以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武貌諸
行申伯月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武貌諸
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也
○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中徒之行嘽嘽安

公高

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音彼嘽吐丹反音奔樂音洛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箋云周備也戎猶女也申伯入謝備邦內皆喜曰不
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翰協句音寒備音過下同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也文武是憲言有文
不顯申伯顯矣申伯

疏申伯至是憲也。毛以為此言申伯
言為文武之表式也。疏申伯至是憲也。毛以為此言申伯

當然謂在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
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
君備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
伯既受封而為民所執執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

又歎美申伯此王之元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
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陸戎為汝
為異餘同。傳當當至喜樂。正義曰以當當之文在入謝

申伯為天子大臣出封下國美國君之貌下應言身之有勇
故辨之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

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有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

嘽嘽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
不馳曲禮文。箋編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編之義故為

編也翰餘釋詩文汝者相於之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
新為之君故處相慶賀也毛於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

不同。傳不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
申伯為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

人為表式箋以**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其略故申成之。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

于四國箋云柔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採本亦
作柔也又反又如字一音柔注同聞音問**士京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也作是工師
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言甫為此誦也言其詩

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
之今以為樂。風福鳳反佳同上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
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申伯至申伯。正義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極數其
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之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
直之德採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百順其善聲皆聞於
於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今古肅作是工師之

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
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凡人言已之美更
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採順。正
義曰易稱柔木為末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採之使善是為
順之義言採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
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
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
欲使申伯之樂入。而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
義故以肆為長凡鳴禮者所以增長前入贈之財使富增於
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云贈增也。箋頌大至為樂。正
義口頌六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
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
大也君子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
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
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
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二德十二

卷九一八之三

十一

蒙刊

疏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德用使能人賢

能在官職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为同而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謂及表民也

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彜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

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疏

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有周之王政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傳烝衆至懿美。正義曰烝衆則法夷常懿美皆釋詁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故以物為事。箋秉執至之人。正義曰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

正德十二年

命寺充十八之三

十一

要刊

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為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為惡但識監不同謂為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為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懿國之君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三見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禧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玉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傳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獨至釋詁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受宣王為生賢仿言人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証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為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上天為之山甫之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既明始生山甫但作者見明君而有賢臣為天愛王之勢非實事也 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 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

若明命使賦 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佳責反本又作解下文匪解同

六 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生而有德言此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威義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人至於為臣則以古昔先王之訓典於人隨天子之所行在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行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箋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或儀者恪居官次謂相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辭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謂相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 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 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昭見命者之功 出納王命 德上自身是安使尽心力於王。○辟音曉

德上自身是安使尽心力於王。○辟音曉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出王命者王口所

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不莫不發應○出納並如字納疏王命至爰發○毛亦作內音同喉音侯應應對之應疏以為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我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為台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率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鄭唯戎字為異徐同○箋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佞故易以為汝汝施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德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及心傳力於王室者發率由心施行在方令及心力使為至忠也○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為法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被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箋出王至發應○正義曰以出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為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不心仲山甫明之將行也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疏肅肅至一人○正義曰肅一人一人片天子○莫音暮疏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太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

夜

卧非有懈倦之時以常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
之喻人之於敵強弱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

濡知未反一音如死反毒昌統反本又維仲山甫柔亦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於寡不畏彊御

人亦至彊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卒得

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性莫不柔懦者則如食之

聖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

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

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

善之介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茹者政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人亦有言德輔如毛

名為茹礼稱茹毛亦其事也。儀宜也箋云輔輕儀匹也人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輔輕儀匹也人

能獨幸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

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言甫自我也。輔餘久反又音

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也鄭作儀儀匹也見以政反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
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幸此德而行

之
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

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輔能疏人亦至補之。

補之者仲山甫也。衮古本反冕服名疏毛以為人亦有

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

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至行之者我以人
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
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
人助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闕維仲山甫能
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指焉
異餘同。箋輔輕至自我。正義曰輔輕釋言文儀四釋故易
大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
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幸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
為重大若言在人身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幸
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

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與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惜。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按措之言故為措也措其無助則為莫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大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衣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入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喪之冕為尊故觀禮謂衮冕為禪冕而言上服者以大喪之冕無號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為上也善補過者易係紳文言善補衮職之人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借建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欽軻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謀善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軻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軻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三既受君命當速行每入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軻步葛反道。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東方齊也。言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疏山甫至東方。正義曰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問而為祖道之祭。正義曰而人觀之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動而高大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饒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重馬令乘之而行往築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眡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勤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奉勳敏疾之貌行若或苦於役則奉勳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勳敏於事也。箋祖者至於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軻而祭也每懷靡及在征夫之下而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

卷之六

坡之云懷私為每懷此征夫是山甫從人故知山甫
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以申傳
意其義不異於傳故知此箋之意亦與傳同也但毛傳省略
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
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知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
不然也。傳東方至臨苗。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
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
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徂城而定之也既
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苗也毛時
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
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苗計獻公當夷王
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盛。正
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
則驚鳴故言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
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四牡騤騤八驥為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

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騤求龜反喈音皆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

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

曰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驥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

此車馬以徂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

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

自忘勞也。傳騤騤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

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之意

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此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

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丞丞八章章八句

卷第十八

正義卷之五

詩九十八之三

十一

月月

